

SHI JIE ZHU MING BEI JU GU SHI

世界著名悲剧故事

江俊绪 周梅芳 著



YE
DU
CONG
SHU

夜读丛书

《俄狄浦斯王》、《美狄亚》、
《罗密欧和朱丽叶》、《哈姆雷特》、
《奥赛罗》、《昂朵玛格》、
《阴谋与爱情》、《茶花女》、《大雷雨》
这十大悲剧，是出自世界剧坛大手笔的艺术精品，难道你不应该细细品味一下吗？

DE81/25
世界著名悲剧故事

江俊绪 周梅芳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0059

学林出版社

1100059

责任编辑：曹维劲

封面设计：沈蓉男

世界著名悲剧故事

江俊绪 周梅芳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82,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0册

书号 7259·047 定价 0.71元

DE81/25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而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藉，则更会感到其乐融融。

学林无垠，书囊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夜读丛书”第一辑十种（《现代文坛偶拾》《被毁灭的城市》《老年心理初探》《艺林散步》《博物记趣》《沧桑亿万年》《现代国际乐坛》《人的自我测验》《家庭面面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破案故事》）问世之

后,有幸得到读者的青睐,我们深感欣慰。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二辑,希望能继续接受你们的检验。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俄狄浦斯王·····	1
美狄亚·····	13
罗密欧与朱丽叶·····	27
哈姆莱特·····	42
奥赛罗·····	55
熙 德·····	69
昂朵玛格·····	84
阴谋与爱情·····	98
茶花女·····	114
大雷雨·····	130

俄狄浦斯王

这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之一，作者索福克勒斯，约作于公元前430年以后的几年中。该悲剧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讲俄狄浦斯竭力要逃避那杀父娶母的厄运，却终究不能挣脱残酷命运的罗网。剧本用的是倒叙法，戏剧开始以前，俄狄浦斯已经不知不觉地犯了杀父娶母之罪，戏剧开始以后，则一步一步地把他的杀父娶母行为揭露出来。作者是把俄狄浦斯作为理想的君王来写的，写他与人民休戚相关，具有顽强的意志和斗争精神，是一个不甘受命运摆布而力求掌握自己命运的英雄。然而作者始终摆脱不了“命运”主宰一切的传统观念，感到“神”力超过“人”力，人生祸福无常。剧中既同情俄狄浦斯的不幸遭遇，又无法挽回他的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人与命运搏斗的讴歌和绝望。

故事发生在古希腊的忒拜城。

年轻的忒拜国国王俄狄浦斯强壮、魁梧、英俊，他的妻子伊俄卡斯忒王后端庄、温柔、美丽。他们有两个聪明、活泼、可爱的女儿。多年来，国家治理得顺顺当当，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可是有一年，一场可怕的瘟疫在全城蔓延开来，许多妇女流产，大批老人、儿童死去，无数青壮年一病不起，田间的麦穗枯萎，牧场上的牛、羊瘟死。无法主宰命运的男女老幼捧着表示求救的缠着羊毛的树枝纷纷坐在市场里和庙宇前祈祷，恳求司管天地的神灵保佑他们平安。城堡里到处弥漫着香烟，四面是求生的歌声和痛苦的呻吟。

一大群被瘟神折磨得面色如土的儿童、青年、老人，跟随一位老态龙钟的祭司，捧着缠着羊毛的树枝来到国王俄狄浦斯面前。

年高德劭的老祭司对国王说：“啊，俄狄浦斯，我邦的君王，最可恨的带火的瘟神降临到这城邦，城邦面临着奇灾异难！美丽的家园将霎时变为一片荒凉，一条条生命象飞鸟、象烈火奔向死神的海洋；这闻名的土地不结果实，幽暗的冥土里处处充满了悲叹和哭声。全能的主上，我们求求你，快拯救这受苦受难的城邦。”

忒拜人如此信任俄狄浦斯王，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他过去曾在最危急时解救过他们。十六七年前，忽然出现了一个人面狮身的妖怪在这里大肆猖虐。这妖兽坐在城外的山上，向行人提出一个谜语：什么动物有时四只脚，有时两只脚，有时三只脚，而脚最多时最软弱？凡是回答不出的人都被她吃掉了。忒拜人惊惶不安，正在失望的时候，四方流浪的俄狄浦斯刚巧走到这里，他一下道破了这个谜语。他说那是人，因为一个人生下地时不会走路，四肢都趴在地

上，所以是四只脚；以后能站立、走路了，就变成了两只脚；年老以后走不动路了，需撑上一根拐杖，又成了三只脚。那妖怪听了，便跳崖自杀了。忒拜人感谢俄狄浦斯为他们除妖祛灾的恩惠，加上当时他们的老国王拉伊俄斯刚被人刺杀，于是他们就拥立俄狄浦斯为忒拜城的新国王。接着，俄狄浦斯又娶了拉伊俄斯的寡妻伊俄卡斯忒作了自己的妻子。

俄狄浦斯曾拯救忒拜人的生命于妖魔之口，忒拜人自然把他当作了解除天灾和人生祸患的救星。他们祈求他不要先前救了他们，而现在又让他们跌倒；他们请求他为他们找出一条生路，以保住他解谜除妖后赢得的好名声。

其实，俄狄浦斯看到他的人民被无情的瘟疫吞噬和折磨，又何尝不忧心如焚。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他暗自流泪、仰天长叹。经过苦苦思索，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解救的办法：到皮托庙上去请求福玻斯神的指示。好多天以前，他已派他的内弟克瑞翁去这样做了。

克瑞翁回来，得到的神示是：必须把藏在这里的污染清除出去，否则忒拜城就无从得救！

俄狄浦斯急于知道神所说的“污染”到底是指什么，怎样才能把它清除出去。克瑞翁告诉他：在他来到忒拜治理这城邦以前，拉伊俄斯原是这里的王，后来，他被人杀害了。现在，神分明是要严惩那伙凶手。当俄狄浦斯追问这伙凶手现在在哪里，这旧罪的线索到哪里去寻找时，克瑞翁回答他：神说凶手

就在这地方，只要认真寻找就能把他擒住，不留心就会让他跑掉。

为了找到捉拿凶手的疑点和线索，俄狄浦斯详细询问了拉伊俄斯被害前后的经过情况。克瑞翁告诉他：拉伊俄斯是在出国去求神示的路途中被人杀害的；杀他的是一伙强盗，不是一个人。和国王同去的人都被杀死了，只有一个吓坏的人回来报了信，他是亲眼看见这件流血惨案的仅剩的一个人。由于当时国王遇害之后，说谜语的妖怪刚巧出来作祟，人们不得不先去考虑对付眼前的灾难，因此也就放下了那件追查杀害国王的凶手的没头的案子。

听了克瑞翁的话，俄狄浦斯当即表示要重新把这案子彻底查清，因为拉伊俄斯是他妻子的前夫，杀他的凶手不论是谁，也会用同样的毒手来对付自己。

他向全体忒拜城公民这样宣布：谁知道杀死国王的凶手，不得隐瞒不报。他如今掌握着老国王先前的王权，娶了他的妻子，占有了他的床榻，生出了同母的子女；厄运既然落到老国王的头上，他就要为他作战，竭力捉拿凶手，清除污染，拯救城邦。

以后，这无头的案件一直在追查之中，但由于只知道拉伊俄斯王是被一伙来无影、去无踪的强盗杀死的，所以总也找不出一条破案的线索来。

灾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找不出杀人凶手来消除灾难。俄狄浦斯根据克瑞翁的提议，又去请忒拜城神圣的先知——瞎眼的忒瑞西阿斯出来，想从他那里把事情打听明白。忒瑞西阿斯却躲躲闪闪，在两

次被召请后，才勉强来了。

俄狄浦斯一见忒瑞西阿斯，就向他述说了必须查出凶手、清除污染，才能驱除瘟疫、解救忒拜城的神示；并要求他利用鸟声占卜吉凶或用别的预言术说出凶手是谁。先知忒瑞西阿斯自然深知凶手的底细和秘密，但他难于向俄狄浦斯启口。他感到左右为难：若把这秘密永远压在心底，眼见全城都将遭殃；若把这秘密说出来，那又多么令人骇怕。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抽身想走。

俄狄浦斯连忙伸出双臂拦住了他，并说要是他知道这秘密而又不肯说出来，他们全都跪下来求他。忒瑞西阿斯见国王的态度这么诚恳，越发心慌意乱。经过考虑，他向俄狄浦斯表示：“把这秘密压在心头固然使我痛苦，但我不愿把它说出，免得暴露你的……”

俄狄浦斯反诘说：“你明明知道这秘密，却不告诉我们，岂不是有意出卖我们，破坏城邦吗？”

忒瑞西阿斯回答说：“我不愿使自己苦恼，也不愿使你苦恼，你为什么还要白费唇舌追问呢？”

俄狄浦斯听后骂他是“坏透了的東西”、“脾气跟石头一样”。忒瑞西阿斯却说：“你怪我脾气坏，却不明白你自己的……，正同你住在一起，却只一味挑我的毛病。”

忒瑞西阿斯说的“自己的”，分明是指“自己的母亲”，但俄狄浦斯听来，却以为它是指“自己的坏脾气”，结果不仅没有促使他稍有醒悟，反而气愤地指

责凶手一定是忒瑞西阿斯自己——虽然他眼睛瞎不能亲手去杀，但一定是这罪行的策划者——否则他为什么知道凶手的秘密而不敢把它揭露出来呢？

在这情况下，忒瑞西阿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声对俄狄浦斯说：“你就是你要寻找的杀人凶手。你在不知不觉中和你最亲近的人住在一起，这就使你看不见自己的灾难。”

见先知这么死死地咬住自己，俄狄浦斯不由得怀疑起克瑞翁是不是与忒瑞西阿斯在搞什么诡计。——为什么克瑞翁一再提议请先知前来指示出路？又为什么先知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血口喷人？对了，一定是克瑞翁羡慕自己的王位和权力，想把自己推倒，才收买了这个卖弄妖法、诡计多端的术士，利用先知的权威，造谣惑众。可他俄狄浦斯不是懦夫和傻子，他一定要控告克瑞翁。

克瑞翁诚挚地向俄狄浦斯申诉说：“主上啊，你娶了我的姐姐，你和她一起治理城邦。我是王后的弟弟，居在第三位，我不须担惊受怕，我有同样的权力。对我来说，王位会比无忧无虑的权势甜蜜吗？你可以去调查，如果发现我和先知同谋不轨，请用两个人的名义处决我。可是请你不要根据莫须有的证据给我定下罪名。一个人如果抛弃他最忠实的朋友，就等于抛弃他最珍惜的生命。”

盛怒蒙蔽了俄狄浦斯的理智，他疾声厉色地斥责克瑞翁狡辩，并要把他处死，好叫人们看看诬陷者的下场。这时王后伊俄卡斯忒闻声前来，见丈夫与弟

弟剑拔弩张，赶紧上来调解。她说城邦正面临瘟疫的灾祸，你们还在闹私人纠纷，实在是很惭愧的。克瑞翁委屈地向姐姐诉说了国王无端地要把他处死的经过。俄狄浦斯盛怒未息，说克瑞翁收买了一个无赖先知作喉舌，诬指自己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分明是觊觎王位，想对自己下毒手。

听完两人的陈述，王后委婉地向国王说：“你可以放心你所说的这件事，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凡人能精通预言术。”为了证明这一点，她讲述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有一次，她的先夫拉伊俄斯去求神示，问神他到底会不会绝嗣。祭司说出了神示，说他可以有一个儿子，但命中注定将来自己要死在儿子手中。后来伊俄卡斯忒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惧怕会应验神示，婴儿出生不到三天，就被拉伊俄斯钉住左右脚跟，叫仆人丢在没有人迹的荒山里。为了保住丈夫性命，伊俄卡斯忒又违心地吩咐那仆人把孩子弄死。可是现在，拉伊俄斯是在三岔路口被一伙外邦强盗杀死的，既然如此，神就没有叫那婴儿成为杀父的凶手，也没有叫拉伊俄斯死在儿子手中。神的话不过如此，当然更不用去听信先知的预言了。

谁知俄狄浦斯听说拉伊俄斯是在三岔路口被杀的，顿时心神不安起来。他问是哪一条三岔路口？事情发生多久了？拉伊俄斯是什么模样，有多大年纪？伊俄卡斯忒一一回答说：那地方叫福喀斯，通往得尔福和道利亚的两条岔路在那里会合；事情发生在

他作国王以前不久，拉伊俄斯个子很高，头上刚有白发，模样和他差不多。

俄狄浦斯听罢，惊得魂飞魄散，喃喃地说：“我真怕那先知的眼睛并没有瞎！”他又急着探问当时拉伊俄斯带了多少人去？伊俄卡斯忒说一共去了五个人，其中一个传令官，还有一辆马车，是给拉伊俄斯坐的。

闻听此言，俄狄浦斯顿觉五雷轰顶。他问她这消息是谁告诉她的，她说是一个仆人，只有他活着回来了。俄狄浦斯又问这个仆人现在是否还在家里，伊俄卡斯忒说：“不在了，他从出事地方回来以后，看到你掌握了王权，就拉着我的手，求我把他送到远离城市的牧羊草地上去。他是个忠诚的老仆人，只有这一点小小的恳求，我自然同意了。”

俄狄浦斯立刻命令侍从去召回那牧人，说是越快越好。他见王后疑惑不解，就给她讲述了一大篇长久以来使自己担惊受怕的往事：

他父亲原来是科任托斯国王，名叫波吕玻斯；母亲是科任托斯王后，名叫墨洛珀，自己一直被尊为太子。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有个人喝醉了，说他不是国王和王后的亲生儿子，从此诽谤的话到处流传。他瞒着父母去求神示，神说了一些十分可怕、十分悲惨的预言：他命中注定要玷污自己母亲的床榻，生出一些使人不忍看的儿女，而且要成为杀死自己生身父亲的凶手。听了这些话，他就逃到外地去，以求躲避神示的厄运降临。但正走到伊俄卡斯忒所说的拉

伊俄斯遇害的那个三岔路口地方，恰恰碰到了如她所说的一个传令官和一个坐马车的人。那领路的和那老年人态度粗暴，硬要他让路，那驾车的无礼地把他推开，那老年人又从车上用双尖头的刺棍朝他头上打去。他拿起手中的棍子还击，一连杀了四人，只有一人逃走。如果被打死的老人就是拉伊俄斯，那就要在自己身上实现自己对凶手的咒诅，自己将成为世上最可怜的人。

现在俄狄浦斯只剩下了唯一的希望：等待那牧人回来，因为他曾经说过杀死拉伊俄斯的是“一伙强盗”。如果他现在还坚持说是“一伙”，那就证明不是自己杀的；如果他现在改口说是一个单身旅客杀的，那么这罪行就恰好落在自己头上。

好象心中有一匹受惊之马在东奔西突，俄狄浦斯惶惶不可终日。王后心里也忐忑不安，终日提心吊胆。几天后忽然从科任托斯来了一个报信人，说科任托斯国王、俄狄浦斯的父亲波吕玻斯已经寿终而逝，那里的人民要立俄狄浦斯为王，请俄狄浦斯快快回国。

俄狄浦斯接到这一讣告，一面哀痛老父之死，一面庆幸父亲并不是被自己所杀，看来“杀父”的神示确属荒唐。说到回国，他又心有余悸，因为父亲虽死，母还健在，他仍害怕会应验“娶母”的神示，害怕会成为玷污母亲床榻的罪人。

报信人听俄狄浦斯说出了他不肯回国的顾虑，便向他透露真情说：“你和波吕玻斯确实没有血统关

系，你不是他生的。他从前没有儿子，是从我手中把你当一件礼物接受下来的。”然后，他如实说出了事情的经过：“那时我在喀泰戎峡谷一带牧羊，是被忒拜国王拉伊俄斯的一个仆人——也是他的牧人把你送给我的。当时你还在襁褓，左右脚跟被钉在一起，还是我给你解开的，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一直在旁边仔细听着的伊俄卡斯忒这时完全明白了：以前想弄死的自己的儿子并没有死，他后来被科任托斯国王收养长大，旅途中杀死了自己的生身父亲，又娶了他的生身母亲为妻。俄狄浦斯过去是自己的儿子，现在是自己丈夫。天哪！想到这里，她脸色骤变，身子瘫软得再也支持不住。但俄狄浦斯却认为这是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大好时机，一个劲地追问几天前要召见的牧人是不是就是这位报信人所说的牧人。王后神情木然，痛苦地要求他不要再追问下去。俄狄浦斯以为王后害怕发现他出身卑贱会降低她的身份，于是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即使发现我母亲三世为奴，我有三重奴隶身份，你的出身也不卑贱，我一定要追问我的血统！”

伊俄卡斯忒见他如此固执，料想到后果必定不可收拾。她脸色苍白，万念俱灰，绝望地哀叹着自己的不幸，一头冲进了内宫。

俄狄浦斯几天前派人去召回的那个牧人终于被带来了上来。科任托斯来的那位报信人一下认出了他。牧人看见报信人也暗暗吃了一惊，他怕事情败露会牵连自己，把当日情况故意推说想不起来了。报信

人却认真地帮他回忆说：“还记得那时候你给了我一个婴儿，叫我当自己的儿子养着吗？好朋友，那个婴儿长大后就是这位国王。”

牧人急得满头冒汗，叫报信人快快住嘴。俄狄浦斯王见他故意阻挠回答，叫人把他绑起来打。牧人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讲了出来。他说，那孩子是拉伊俄斯的儿子，当时王后吩咐把他弄死，但他可怜那无辜的孩子，不忍心这样做，就把他送给了同在那座山上牧羊的一位科任托斯的牧羊人——也就是眼前的这位报信人，心想他会把那孩子带到别的地方去的，哪知反而闯了大祸。如果俄狄浦斯王就是那孩子，那是多么悲惨的事——他还亲眼看见俄狄浦斯杀死了拉伊俄斯王！

事情已经说到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这时，俄狄浦斯浑身颤栗，眼泪大颗大颗地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张开双臂用凄凉的声音对天呼叫：“一切都应验了！一切都应验了！天光啊，我现在向你最后看一眼！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他狂呼着向内宫冲去。

悲惨的景象终于发生了：王后伊俄卡斯忒发了疯，她双手抓着头发奔向卧房，又直向她的新床跑去。她凄惨地呼唤那早已死了的拉伊俄斯的名字，想念那早年所生的儿子，说拉伊俄斯死在儿子手中，留下作母亲的又给他的儿子生下了两个不幸的女儿。她为她的床榻而悲叹，说自己多么不幸，在那上